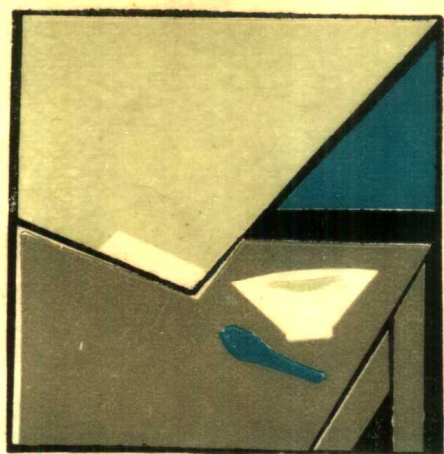




庞泽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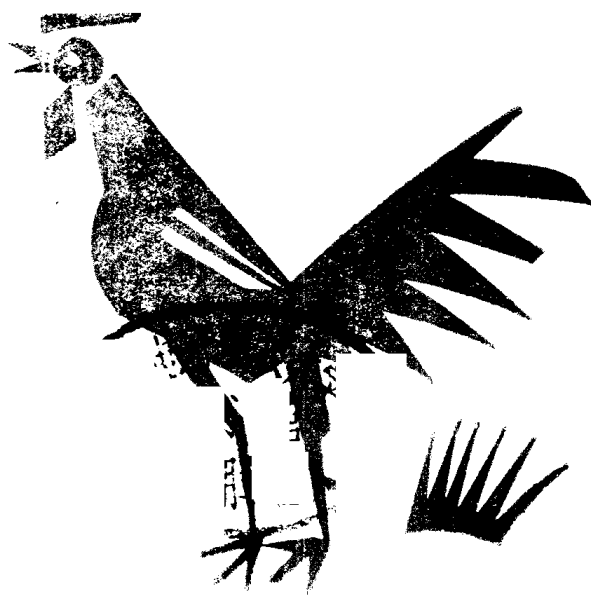
夫妻粉

827552

44.572
01870

夫妻粉

庞泽云



作家出版社

夫 妻 粉

作者：庞泽云

责任编辑：潘 婧

责任校对：祁 斌 马云燕

装帧设计：王效宏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师范大学印刷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960 1/32

字数：112 千

印张：6.625

插页：6

版次：1989年4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 7-5063-0206-3/I·205

定价：2.35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王 愿 坚

在文学部队和部队文学里,不时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艺术现象:一个青年作家,当他的头一批作品放进文学的田园,就显露出特有的韵味和色调,就使人感觉到作者有自己的创作个性和艺术追求。

我以为,庞泽云同志和他的小说,大体上可以归入这一令人欣喜的现象之中。

庞泽云同志写得并不算多。收在这个集子里的七个短篇和一部中篇,大约就是他献给读者的第一组文学产品。然而,这却是一些认真写作的作品。作者真诚地写了,也写出了真诚,这就提高了每一小块土地上思想感情的“单位面积产量”,增加了每一篇作品的文学价值。

可以称之为代表作的,当然首推那篇《夫妻粉》。这倒不只是因为它获得了一九八五——一九八六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还因为它集中地体现了创作者的艺术特色和创造才华。一个偏远的小镇,有

什么说头？可是作者硬是以平易的叙事方式和精细的白描手法，把读者引了进去，看镇子，看铺面，看风习，看人物，看到了世道也看到了人心。一片小店，平看实在够小了，然而作者从这里抓住了微而足道的生活内涵，把一个不大的东西写开了，写透了，写大了；写出了改革大潮的冲击，写出了时代风云的涌动。一个短篇，既有强烈的时代感，又有浓郁的乡土味，而这一切又都是通过独具一格的语言，借着人的心态表现出来，而且到处充溢着暖人的人性美，当然就使作品成了一个艺术品。

如果说《夫妻粉》是军人写的名篇，那么《窗》则是写军人的一篇佳作。这篇构思颇为独特的小说，把一个军民关系的老话题写新了，也写活了，写出了八十年代的战士特有的心态和情怀，也同样具有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同样充满着浓重的人情味。

列举这两篇作品，提到军人写和写军人，有什么意义吗？有的。这实际上已经接触到了庞泽云的创作个性和特色。庞泽云对于四川雅江岸边的生活是熟悉的，又怀着深深的眷恋之情，这便使他一只脚稳稳地踏在了故乡的泥土上，使作品里无处不在地弥漫着亲切的乡音和乡情，具有一种“川味”。同时，庞泽云又是一个长期在军队生活的老兵，从战士、班长一直担任连长和教导员，于是，他的另一只脚便扎实地踏在了军营之中，对基层军人的熟稔，使他作品里氤溢着新时期人民军队的风云之气和绿色自豪。当

这两个优势都落到了创作主体上，而又和谐地结合起来，去进行文学的发现与表现的时候，特异的艺术风格就在形成之中了。

当然，两脚都踏在实实在在的土地上，是创作个性化的优势和条件，使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却是创作的真诚和创新意识的发挥。

说到真诚，不能不提到《康姑》和《我川北的忘年交》。这是两篇直抒胸臆的作品。自自然然，毫无故作之态。仿佛作者感受到了什么，就倾泻到了稿纸上，那丰沛的情感又浓又足，简直要从纸边上流下来了。而作者所追求的质朴无华的人性美却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这是作者创作个性的发端，是艺术创造劳动中最可珍贵的。

要珍视，就要相对稳定；要珍视，就要力求拓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也喜爱《嘴巴镇的风波》。它既保持了作者的固有的色调，又有新的探索，甚至对生活加以夸张，使之略略变了点形，在讽喻中揭示生活的底蕴。只是在尝试中切忌迷失了自己，因为，油滑是文学的敌人。

说到这里，想起了一位古人谈文学创作的话：“所见者真，所知者深”。庞泽云同志正是从这里起步的；而前面更高的文学峰峦，大约也得从这里走上去。

就以这几句欣赏后的感想，算作序。

1988年9月

出版说明

文坛时有新星升起。一批思想锐敏、艺术个性独特的青年作家，近年来创作了大量别开生面的优秀作品。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希望。为扶植新人、繁荣创作，我们特分辑出版这套均系青年作家第一部佳作的“文学新星丛书”。愿这套丛书的陆续出版，能为文学新军的崛起和壮大，起到铺路搭桥的作用。我们的事业是伟大而艰巨的，我们深信，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必将迎来一个群星灿烂的新时代！

作家出版社



庞泽云画像

任惠中 作

小 传

庞泽云，一九五一年生于四川南充，后随父母迁居江油、雅安。一九六六年初中毕业便赶上“文化大革命”，其间曾有从四川徒步八千里“串联”到北京的“壮举”。

一九六九年到川北山区一个干一天活儿只挣八分钱的地方插队。挑二百斤担子走过山路，吃盐拌饭挨过日子。从此晓得了人生的不易。

一九七〇年参军。当过班、排、连长和教导员。是在战士堆儿里“泡”出来的。

一九八四年开始文学创作，一九八七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目 录

序……王愿坚 1

这世界怎么了 1

吴司令的烦恼 20

窗 35

夫妻粉 62

嘴巴锁的风波 82

康姑 102

冯锣鼓 117

我川北的忘年交 134

这世界怎么了

“老还小”。这话硬是真的。苏老太太自从离休过后，精神状态冷丁就变了；变得天真烂漫起来。以前上班那会儿，早上梳头都是将将就就的——用手叉拨叉拨，再用梳子刮个三五几下就行。现在，也认真了。虽然还是那种齐耳短发，但边角纹路上却明显地见了功夫。还开始用起了染发剂，把黑白掺半的花发变成了一头青丝。高兴了，还会来点儿化妆。当然，只是隐隐淡淡的一丁点，绝不晃眼。她懂，化妆这玩意儿是有辩证法的：多则失，少则得。她很不理解时下的一些年轻人，一整就是浓涂艳抹——眼睛弄得象个熊猫；脸蛋儿上直掉粉渣子，总让人联想到气象预报里的那句话：“局部地区有霜冻”；特别是那嘴，红赭翻的，简直就象才被拉了一刀。上街买菜，她那步子也轻快起来。手上的尼龙绳兜一悠一甩的，日里时

不时还禁不住冒出几句“洪湖水”之类。当然，如今“洪湖水”已经早不时兴了。那不要紧，她并无心给人听，只是在喉咙管里打转转，按现在的时髦说法，自我宣泄而已。

苏老太太的这番变化，终于引起了左邻右舍的高度注意。

“哟，这苏阿姨是咋整的呢，越长越回头，看起来硬是年轻了十几岁。”

苏老太太的“年轻了”可不光是“看起来”的，而且还是心理上的。确凿的证据就是：她真愿、真想和年轻人打堆堆。唠唠嗑儿呀，一起做做事呀什么的。尽管年轻人的话题总是那么玄玄乎乎，天南海北的让她不那么好切入，但她并不在意，切得进就切，切不进就听。听，也是一种满足，也很惬意。

不过，也有点遗憾，苏老太太的两个儿子都不在身边。一个走“五七”道路那阵留在了老家四川，一个考北京又分到了上海，身边只有个言语不多的搞建筑设计的女儿。内部活泛不起来，就只好对外发展。于是，便经常到几个晚辈朋友家去串串门儿，或是到青年文化宫去遛一遛。（这地方她熟，宫里的一把手就是她公园里打太极拳的拳友）当然，这样对外发展也很辛苦。苏老太太捋顺过后才十六级，又从未挂过“长”字，甭说与专车无缘，就是“要车”，也困难得十有九回办不成；而她自己又不会骑那个自行车，要挪挪地方，就只有去挤电车或是“公汽”了。但

她却似乎从不觉苦，来来往往的车上年轻人多，她甚至觉着在其间挤来挤去的反倒是一种乐趣。那一股股青春半青春的气息围着扑着的，往往使她微热微热地出点细汗，那效果好象比打太极拳还安逸点。久来久去竟成了癖，几日不去挤挤车，反倒会觉着闷得慌了。

苏老太太又上街了。这回可不是串门儿，而是要采办点调料。今儿是大年三十，她想做几样家乡菜和女儿好生品一品。年轻讲的花花戴，老了讲的油炒菜。她对吃食是很注重的。她那家乡菜讲究麻、辣、烫，花辣二椒是缺不得的。北方的二椒没劲仗，放一把也没那味儿。她跑了半面城，才在南货商场买到两包正宗货。

苏老太太兴致勃勃回家转。车不挤。有座。她就拣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老同志呃，到渤海饭店朗个走哦？”

苏老太太一怔。她没想到，在这北国滨城的电车上，竟冒出了如此地道纯正的川东乡音。多亲切呵！一双耳朵都醉了。自打抗美援朝回来随东北丈夫留到这儿后，几十年了，她就再没听到过这种动静儿。虽然单位上也有几个四川人，但他们讲的都是认真而顽强的南腔北调，那味儿就象嫁接的“苹果梨”，总让人感到两头都失了真，当然也就勾不起什么联想。

“莫忙。说，不太好说，你跟我走就是了。我们顺路。”

苏老太太兴奋地扭过脖子，一脸慈祥。

“老同志，你，也是四川人？”

问话的是个二十六七的年轻人，一双卧鱼似的眼睛好有神。他干采购的差事已经十年了。到滨城来还是第一回。

“是啊，都是家乡人！”苏老太太禁不住把整个身子都转了过去，“同志，你，是川东的吧？”

“是嘞是嘞。川东永川。”

年轻人直点头。

“哟！——”苏老太太的动静儿突然放大了三倍，且带了一个延长两拍的颤悠悠的尾巴，“硬是真格的家乡人呃，越说越拢了。”

“你，也是永川的？”

年轻人有点碰巧的好奇，却并不激动。

“不，璧山的。离你们永川才三十里。唉，你们那地方真不错！山青水秀的，还出豆饣，对吧？豆饣可是个好东西。爆生肉、焖豆腐……啧啧，好吃得让你都想把舌头吞下去。”苏老太太有滋有味的越说越起劲，“我还是五〇年在那住了两个月。那时，抗美援朝才打响，我们一伙伙学生兵就在那集中，都是十七、八岁的姑娘……”

说起十七、八岁的事情，苏老太太就真有些激动了。舒展的鱼尾纹上抖着明显的天真；薄薄的嘴唇

儿一弯一软地，竟也动出几分蜜意来。

年轻人笑了。倒不是心里有了什么共鸣。他对“雄纠纠气昂昂”那阵儿很陌生；什么咚叭咚叭的腰鼓啦，坑道里的竹板书啦，都激不起他的亲切感。是啊，一个时代一种氛围，氛围的感应也有“代沟”，没招。年轻人之所以笑，是觉着眼前的老太太有些出乎意料。那神态，那语调与那脸上的“五线谱”根本就无法协调。就象快罢园的丝瓜藤上又忽然开出了二遍花。他还从没见过这样式的老太太。以前，他也晓得有“老天真”这一说，但认为那只是一种戏说而已。老，就是老，怎么能和天真连在一起呢？这回，他算是信了。

年轻人不是为甜蜜而笑，却露出了一对甜蜜的酒窝窝。酒窝窝一闪一闪的，苏老太太的眼睛也一闪一闪的。是啊，象，太象了。她想起了远在蜀中的幺儿子。幺儿子也有这么一对酒窝窝，年龄，大概也和面前的年轻人差不多。蓦然间，苏老太太慈祥的眼神里就透出了一股暖融融的亲切：

“你，多大啦？”

“属虎的，今年二十七了。”

“哦！——”苏老太太只觉得有根神经弹了一响，“咚”地就震出一股绚丽的兴奋，“真巧，你和我们老幺正好一般大，要在一起，就好‘打老庚’（交同年生的朋友）了。”

“哟，真的呀！”年轻人许是受了老太太的感染，

也兴奋起来，“碰巧碰巧，今天硬是碰巧了。等回四川，我一定要去看看你们老幺。对了，他，在哪哈工作嗦？”

“县五中，教化学的。”

苏老太太说起幺儿的职业，眉毛尖尖上都是自豪感。她从《参考消息》上看到过，说教师在世界上是最神圣、最受尊敬的；而化学，又是一门最有发展前途的科学。

年轻人似乎有点失望。同时又觉着了老太太的可笑。一个小小不然的“娃儿王”，说起来干吗那么眉飞色舞的？眼儿珠子都亮了。在他看来，如今最令人羡慕的职业只有两个：一当官，二倒爷。前者有权，后者有钱。权可生钱，钱可生权。二者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什么曲里拐弯的事情都捋得顺。当然，心里想是心里想，嘴上的话，那还是恭恭敬敬的：

“当老师好啊！培养人才的工程师。这头衔就了不得。而且，还经常有政策往脑壳上落实。你看，这几年长工资，教师就多长了一回；国家还定了教师节。”

“其实，干什么都一样。”苏老太太一副满足中的宽善之态，“同志你，在哪工作？”

年轻人没答，却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张名片递来。

“哦，做经济工作的。不错，不错。哟，你这个名字也取得好嘛！龙云海。龙入了云海是要成大事的

嘞。”

苏老太太虚起眼睛看看名片，又看看年轻人，有些肃然起敬的样子。她虽然也晓得“采购员”不是什么大官，但一印上名片，和那些弯弯拐拐的外文字母以及那三四个数字一串七八个数字一串的电报挂号电报号码配在一起，又不得不使她生出一种庄重有力的感觉。

二人边谈，边打量，边彼此琢磨着，不知不觉就坐过了年轻人要下的站。

“哟，快下快下，”苏老太太终于从酒窝窝的联想中“醒”来，“你看你看，真是老了。”

下得车来，年轻人就要往回坐：

“大妈，多谢了，多谢了！”

不知怎的，苏老太太这时竟生出一股莫名其妙的失落感来。是啊，眼前这年轻人太亲切了。那纯正地道的乡音，那一闪一闪的和么儿子一模一样的酒窝窝……

“她真舍不得就这么让他走了。要知道，在这人粥似的城市里，碰上个真正的老乡多不易。

“龙同志，你，还有公事吗？”

苏老太太握着年轻人的手，良久不放。

“没，没啥子事。一个人太闷，想回招待所去看电视。”

年轻人略显拘束，他似乎又觉出了老太太的不协调。